

蘭陵笑笑生 著

卜 鍵 點 評

作家出版社

雙
新
樹
重
校
評
批

金瓶梅

第叁冊

本書插圖選自《清宮珍寶圖》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1381363

蘭陵笑笑生 著
卜 鍵 點 評

作家出版社

雙
新
樹
重
校
評
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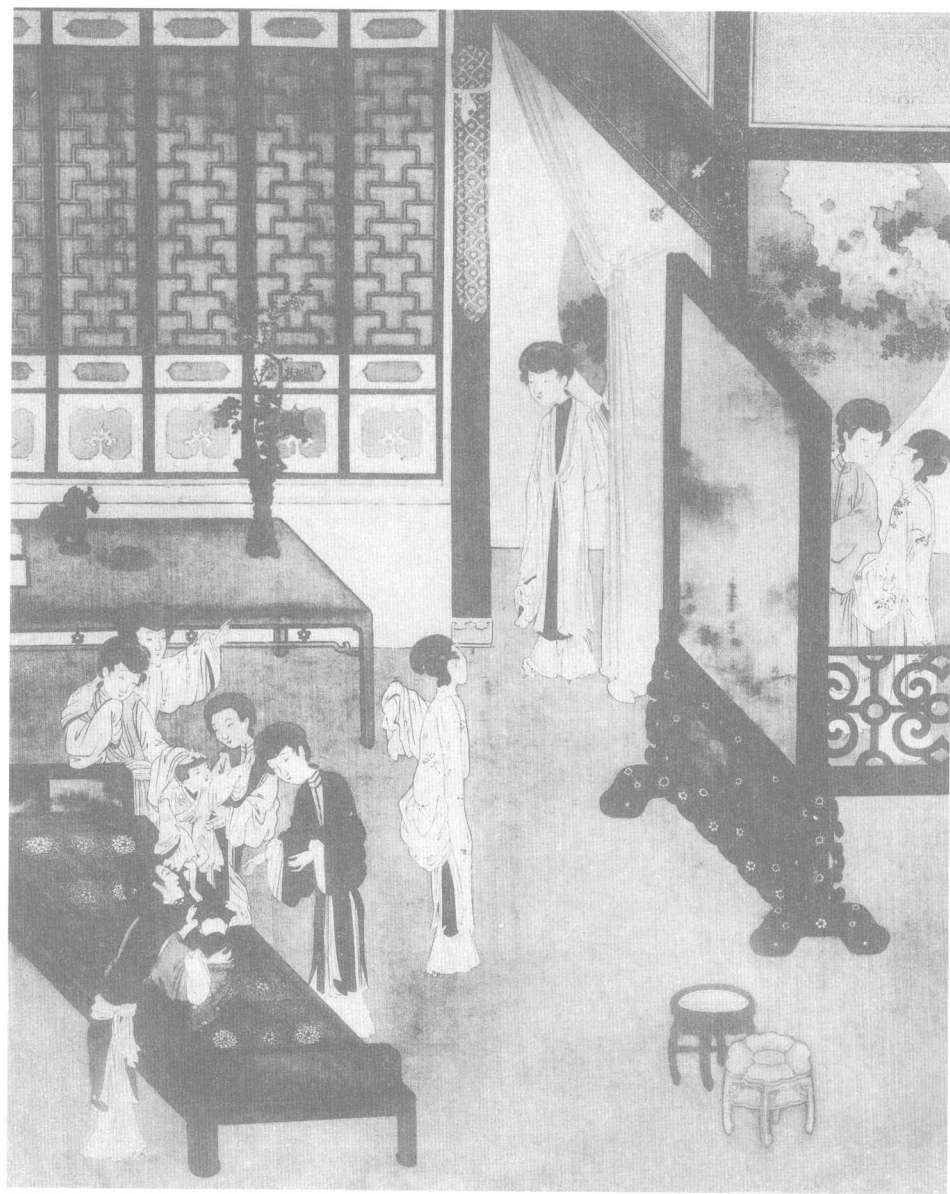
金
瓶
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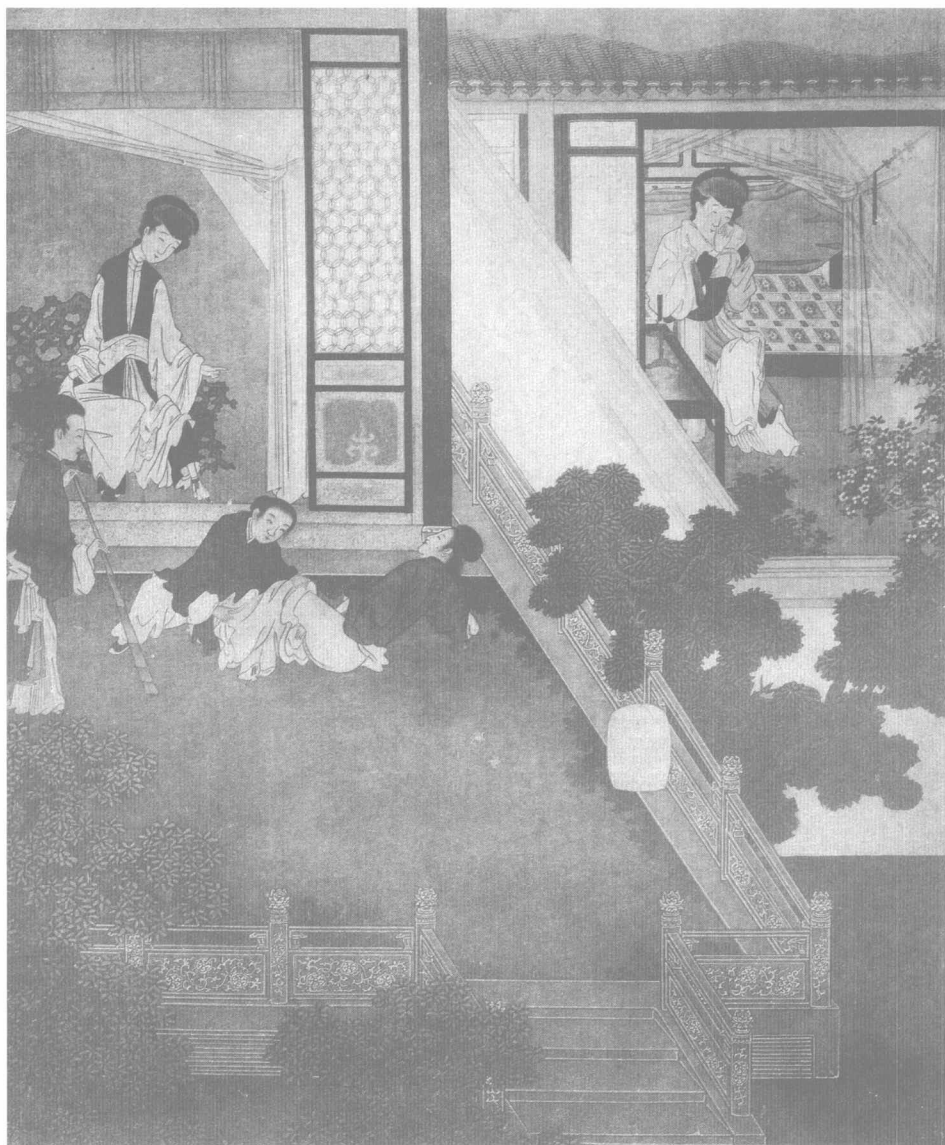
叁

本書插圖選自《清宮珍寶圖美圖》

兩孩兒聯誼共咲嬉



佳人憤深同氣苦



歎世之詩，勸世之詩，大都如此。

對雪娥有一些不公，也有一種信任。

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户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鬪氣

富貴雙全世業隆，聯翩朱紫一門中。

官高位重如王導，家盛財豐比石崇。

畫燭錦幃消夜月，綺羅紅粉醉春風。

朝歡暮樂年年事，豈肯潛心任始終。

話說西門慶在家中，裁縫儼造衣服，那消兩日，就完了。到十二日，喬家使人邀請。早晨，西門慶先送了禮去。那日月娘並衆姊妹、大妗子，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，留下孫雪娥看家。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，又令來興媳婦惠秀伏侍疊衣服，又是兩頂小轎。

對此二人也算特殊待遇了，老西用心之細，於此見出。

西門慶在家，看着賁四叫了花兒匠來紮縛煙火，在大廳捲棚內掛燈，使小廝拿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。俱不必細說。後晌時分，走到金蓮房中。金蓮不在家，春

有什麼樣的主人，就有什麼樣的婢子。

梅在旁伏侍茶飯，放桌兒吃酒。西門慶因對春梅說：

「張評」上文先敘月娘衆人衣服，此處獨描「十四春梅，實是借衆人出落春梅，非描衆人也。」

日請衆官娘子，你每四個多打扮出去，與你娘跟着遞酒，也是好處。」春梅聽了，斜靠着桌兒說道：「你若叫，只叫他三個出去，我是不出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怎的不出去？」春梅道：「娘每都新裁了衣裳，陪侍衆官户娘子，便好看。俺每一個一個只像燒糊了卷子一般，平白出去惹人笑話。」

「張評」寫春梅雖是爭妍，全非金蓮寒酸氣可比。

西門慶道：「你每多有各

人的衣服首飾、珠翠花朵雲髻兒，穿戴出去。」春梅道：「頭上將就戴着罷了。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，怎麼好穿出去。」見人的，倒沒的羞刺刺的！」西門慶笑道：

「我曉的你這小油嘴兒，你娘每做了衣裳，都使性兒起來。不打緊，叫趙裁來，連大姐帶你四個，每人都替你裁三件：一套段子衣裳，一件遍地錦比甲。」

「綉像本評」春梅意見往往高人一頭，可見

人品成於後，善者其後，而立志貴早。

春梅道：「我不比與他，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襖兒。」

「張評」大姐一件也少不得，妙絕，春梅帶出也。

比甲兒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要不打緊，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。」

「張評」且不肩與大姐等。

春梅道：「大姑娘有一件罷了，我卻沒有，他也說不的。」西門慶於是拿鑰匙

開樓門，揀了五套段子衣服，兩套遍地金比甲兒，一匹白綾——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。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，迎春、玉簫、蘭香都是藍綠顏色；衣服都是大紅段子織金對衿襖，翠藍邊拖裙，共十七件。一面叫了趙裁來，都裁剪停當。又

請客時講究陪客之身份，古今如此，男女同此。

見其連絡有親，亦見其對主家娘子吳月娘之尊重也。

是喬大戶家食譜。

要一匹黃紗做裙腰，貼裡一色多是杭州絹兒。春梅方纔喜歡了，陪侍西門慶在屋裡吃了一日酒。按下家中不題。

且說吳月娘衆姊妹到了喬大戶家。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，並左鄰朱臺官娘子、崔親家母，並兩個外甥姪女兒——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。〔張評〕一歲兒

訂親，卻先有崔親家。崔者，催也。又憑空撰出兩外甥，寫來爲周歲扳親者一笑。叫了兩個妓女席前彈唱。聽見月娘衆姊妹和吳大妗子到了，

連忙出儀門首迎接，後廳叙禮。趕着月娘呼姑娘，〔張評〕稱謂總是可笑。李嬌兒衆人都排行叫二姑

娘、三姑娘，〔張評〕更可笑。稱着吳大妗子那邊稱呼之禮。也與尚舉人、朱臺官〔三〕娘子叙禮

畢，段大姐、鄭三姐向前拜見了，各依次坐下。丫鬟遞過了茶，喬大戶出來拜見，謝了禮。他娘子讓進衆人房中去寬衣服，就放桌兒擺茶。無非是蒸燂細巧茶食，菓餚點心，酥菓甜食，諸般菓蔬，擺設甚是齊整，請堂客坐下吃茶。奶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等着看官哥兒，另自管待。須臾，吃了茶，到廳，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。正面設四張桌席，讓月娘坐了首位，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、吳大妗子、朱臺官娘子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，喬大戶娘子關席，坐位傍邊放一桌，是段大姐、鄭三姐，共十一位堂客〔四〕。兩個妓女在旁彈唱。上了湯飯，厨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，月娘賞了二錢銀子；第二道是頓爛烤蹄兒，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；第三道獻燒鴨，月

娘又賞了一錢銀子。

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，遞了月娘過去，又遞尚舉人娘子。月娘就下來，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，孟玉樓也跟下來。到了喬大戶娘子卧房中，只見奶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，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倘着；他家新生〔張評〕二字寫得板親便十二分沒理。的長姐，也在傍邊卧着。兩個你打我下兒，我打你下兒頑耍。

兩小無猜，情形如畫。

似這等即興的說合，起哄式的結親，又誰會去想兩個孩子的將來意願？

『他兩個倒好相兩口兒。』只見吳大妗子進來，說道：『大妗子，你來瞧瞧，兩個倒相小兩口兒。』大妗子笑道：『正是。孩兒每在炕上張手兒蹬腳兒的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小姻緣一對兒耍子。』喬大戶娘子和衆堂客多進房來，吳妗子如此這般說，喬大戶娘子道：『列位親家聽着，小家兒人家，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！』月娘道：

『親家好說。我家嫂子是何人？鄭三姐是何人？我與你愛親做親。就是我家小兒，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，如何卻說此話？』玉樓推着李瓶兒，說道：『李大姐，你怎的說？』那李瓶兒只是笑。

便見出有幾分猶豫也。〔綉像本評〕玉樓自顧，瓶兒自媚，金蓮獨不在焉？何不出人言也。

吳妗子道：『喬親家不依，我就惱了！』尚舉人娘子和朱臺官娘子皆說道：『難爲吳親家厚情，喬親家你休謙辭了。』因問：『你家長姐，去年十一月生的？』月娘道：『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，原大五個月，正是兩口兒。』衆人於是不由分說，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、李瓶兒

反正不是自己的兒子，月娘也有點兒草率。

此一套曲，引自元喬吉《兩世姻緣》雜劇第三摺，寫玉簫與韋皋久經失散，宴上重逢的心態，頗爲宛曲細膩。以此爲兩家結親的喜慶場面演奏，似乎透着一點不吉利。

拉到前廳，兩個就割了衫襟。

「張評」惡套，總是女人做主。

兩個妓女彈唱着。旋對喬大户說了，拿出菓盒、三段紅來遞酒。月娘一面吩咐玳安、琴童，快往家中對西門慶說，旋擡了兩罈酒、三匹段子、紅綠板兒絨金絲花、四個螺甸大菓盒。兩家席前掛紅吃酒。一面堂中畫燭高檠，花燈燦爛，麝香襲襲，喜笑盈盈^{〔五〕}。席前兩個妓女，啓朱唇，露皓齒，輕撥玉阮，斜把琵琶，唱一套〔鬪鶻鶻〕：

翡翠窗紗，鴛鴦碧瓦。孔雀銀屏，芙蓉綉榻。幕捲輕綃，香焚睡鴨。燈上上，簾下下^{〔六〕}。這的是南省尚書，東牀駙馬。

〔紫花兒序〕帳前軍朱衣畫戟，門下士錦帶吳鉤，坐上客綉帽宮花。按教坊歌舞，依內苑奢華。板撥紅牙，一派簫韶準備下。立兩行美人^{〔七〕}如畫，粉面銀簪，玉手琵琶。

〔金蕉葉〕我則見^{〔八〕}銀燭明燒絳蠟，纖手高擎着玉罌。我見他舉止處堂堂俊雅，我去那燈影兒下孜孜的覷着。

〔調笑令〕這生那裡每曾見他，莫不我眼睛花？呀，我這裡手抵着牙兒試記咱^{〔九〕}，不由我眼兒裡見了他心牽掛，莫不是五百年前歡喜冤家？是何處綠楊曾

繫馬？莫不是夢兒中雲雨巫峽？

〔小桃紅〕玉簫吹徹碧桃花，一刻千金價。燈影兒裡斜將眼稍兒抹，說的我臉烘霞^{〔十〕}，酒杯中嫌殺春風凹。玉簫年當二八，未曾招嫁^{〔十一〕}。俺相公培養出牡丹芽。

〔鬼三臺〕^{〔十二〕}他說幾句淒涼話，我淚不住行兒般下，鎖不住心猿意馬。我是個嬌滴滴洛陽花，險些露出風流的話靶。這言詞道要不是耍，這公事道假不是假。他那裡拔樹尋根，我這裡指鹿道馬。

〔禿廝兒〕我勸他似水底納瓜，納，同「捺」，把瓜按在水底，手一鬆又浮起，比喻不能接納，勉強不得。他覷我似鏡裡觀花。更做道書生自來情性耍，調戲咱好人家嬌娃。

〔聖藥王〕你看我怎救他？難按納，公孫弘東閣鬧喧嘩。散了玳瑁筵，漾了這鸚鵡罈，踢番了銀燭絳籠紗，扯三尺劍離匣。

〔尾聲〕從來這秀才每色膽天來大，把俺這小膽文君誆殺。忒火性卓王孫，強風情漢司馬。
見於明代曲集如《盛世新聲》、《詞林摘艷》、《雍熙樂府》諸書，李開先《改定元賢傳奇》亦收錄。

當下衆堂客與吳月娘、喬大户娘子、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，掛了紅，遞了酒。各

厨子也會來事，即刻做出這等好名湯來。

西門慶妻妾多，致的親家也有了正副之分。

人都拜了。從新復安席，坐下飲酒。厨子上了一道菓餡壽字雪花糕，〔張評〕留此一道在後，妙絕。『壽』字妙矣，『雪花』二字。喜重重滿池嬌並頭蓮湯，割了〔十三〕一道燒花豬肉。月娘坐在上席，滿心歡喜，

叫玳安過來，賞一匹大紅與厨役。兩個妓女，每人都是一匹。俱磕頭謝了。喬大户娘子還不放起身，還在後堂留坐，擺了許多勸碟，細菓攢盒。約吃到一更時分，月娘等方纔拜辭回家，說道：『親家，明日好歹下降寒舍，那裡久坐坐。』喬大户娘子道：

『親家盛情。家老兒說來，〔張評〕土氣，妙。』只怕席間不好坐的，改日望親家去罷。』月娘道：

『好親家，再没人，親家只是見外！』因留了大娘子：『你今日不去，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裡來罷。』大娘子道：『喬親家，別的日子你不去罷，到十五日，你正親家生日，你莫不也不去？』〔正親家〕三字由吳大娘子說出，最是恰當。『喬』字由吳大

怎敢不去！』月娘道：『親家若不去，大娘子，我交付與你，只在你身上！』〔張評〕全是驕人語。

於是生死把大娘子留下了，然後作辭上轎。頭裡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，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，喝的路走。吳月娘在頭裡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，一字在中間，如意兒和惠秀煞後〔十五〕。奶子轎子裡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沿沿的〔十六〕，恐怕冷，腳下還蹬着銅火爐兒。兩邊小廝圍隨，到了家門首下轎。

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，月娘等衆人進來，道了萬福，坐下。衆丫鬟都來磕了頭。

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，告訴了一遍。西門慶聽了，道：『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？』先問見證人，是想要賴？月娘道：『有尚舉人娘子，朱序班娘子，崔親家母，兩個姪女。』

西門慶說：『做親也罷了，只是有些不搬陪。』即「般配」。月娘道：『倒是俺嫂子「張評」心口如畫，女人做事』

如此。見他家新養的姐，和咱孩子在牀炕上睡着，都蓋着那被窩兒，你打我一下兒，我打你一下兒，恰是小兩口兒一般，纔叫了俺每去，說將起來。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。我方纔使小廝來對你說，擡送了花紅菓盒去。』西門慶道：『既做親也罷了，只是有些不搬陪些。喬家雖如今有這個家事，他只是個縣中大戶，白衣人。你我如今見居着這官，又在衙門中管着事。到明日會親，酒席間他戴着小帽，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？甚不雅相。就前日，荆南岡央及營裡張親家，再三趕着和我做親，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，也和咱家孩子同歲。我嫌他没娘母子，也是房裡生的，「張評」自己原不度量，無怪金蓮。

是氣話，也是真話，只說得不是時候，便遭痛罵。

所以沒曾應承他。不想倒與他家做了親。』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：『嫌人家是房裡養的，誰家是房外養的？就是今日喬家這孩子，也是房裡生的。正是：險道神撞見那壽星老兒——你也休說我的長，我也休嫌你那短。』妙語，正好用來論長說短。「綉像本評」金蓮掛雙，恒以取愛尖利，亦以招尤。讀此，可惕然於三鍼之銘。「張評」心急氣粗，

語便傷人。這西門慶聽了此言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『賊淫婦，還不過去！人這裡說話，也

插嘴插舌的，有你甚麼說處？」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，抽身走出來，說道：『誰這裡說我有說處？可知我沒說處哩！』看官聽說：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，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，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，心中甚是氣不憤。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，越發急了，走到月娘這邊屋裡哭去了。

西門慶因問：『大妗子怎的不來？』月娘道：『喬親家母明日見有他衆官娘子，說不得來。我留下他在那裡，教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。』西門慶道：『我說自這席間坐次上也不好相處的，到明日怎麼廝會？』說了回話，只見孟玉樓也走過這邊屋裡來，見金蓮哭泣，說道：『你只顧惱怎的？隨他說了幾句罷了。』金蓮道：『早是你旁邊聽着，我說他甚麼歹話來？又是一說：他說別家是房裡養的，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？也是房裡生的。那個紙包兒包着，瞞得過人？賊不逢好死的強人，就睜着眼罵起我來，罵的人那絕情絕義！我怎來的，沒我說處？改變了心，教他明日現報了我的眼！我不說的，喬小妗子出來，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。你家的失迷了家鄉，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！人便圖往來^{〔十七〕}，扳親家耍子兒，教他人拿我惹氣，罵我，管我毬事！多大的孩子，又是和^{〔十八〕}一個懷抱了尿泡種子，平白子扳親家，有錢沒處施展的！爭破卧單沒的蓋，狗咬尿胞空喜歡。如今做濕親家還好，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纔難！吹殺燈擠眼兒——後來的事看不見的勾當。做親時人家好，過

不順著議論兩句，便不是玉樓。

此時一再順著議論，便不是玉樓。

後三年五載妨了的^{〔十九〕}，纔一個兒？」玉樓道：「如今人也賊了，不幹這個營生。論起來，也還早哩。纔養的孩子，割甚麼衫襟！無過只是圖往來，扳陪着耍子兒罷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的便浪擲着圖扳親家耍子，^{〔張評〕「你」字明說月娘。}平白教賊不合鈕的強人罵我。我養蝦蟆得水蠱兒病——着甚麼來由來？」玉樓道：「誰教你說話不着個頭頂兒就說出來，他不罵你罵狗？」金蓮道：「我不好說的。他不是房裡，是大老婆^{〔二十〕}？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裡生的，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。你家失迷家鄉，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！」^{〔再說一遍〕}玉樓聽了，一聲兒沒言語。坐了一回，金蓮歸房去了。

李瓶兒見西門慶出去了^{〔二一〕}，從新花枝招颺，與月娘磕頭，^{〔張評〕「瓶兒亦深心。」}說道：「今日

孩子的事，累姐姐費心。」^{〔綉像本評〕「一到瓶兒開口，不使人愛，便使人憐。」}那月娘笑嘻嘻，也倒身還下禮去，說道：

「你喜呀！」李瓶兒道：「與姐姐同喜。」磕畢頭起來，與月娘、李嬌兒^{〔二二〕}坐着說話。只見孫雪娥、大姐來與月娘磕頭，與李嬌兒、李瓶兒道了萬福。小玉拿將茶，正吃茶，只見李瓶兒房裡丫鬟綉春來請，說：「哥兒屋裡尋哩，爹使我請娘來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奶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裡去了，一搭兒去也罷了，是孩子沒個燈兒。」月娘道：「頭裡進門，我教他抱的房裡去，恐怕晚了。」小玉道：「頭裡如意兒抱着他，來安兒打着燈籠送他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這等也罷了。」於是作辭月娘，回房中

有瓶兒這一磕頭，西慶這門親事也就認了。

來。只見西門慶在屋裡，官哥兒在奶子懷裡睡着了，因說道：『(三三)：『你如何不對我說，就抱了他來？』如意兒道：『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，就趁着燈兒來了。哥哥哭了一回，纔拍着他睡着了。』西門慶道：『他尋了這一回，纔睡了。』李瓶兒說畢，望着他笑嘻嘻說道：『今日與孩子定了親，累你，我替你磕個頭兒。』於是插燭也似磕下去。喜歡的西門慶滿面堆笑，連忙拉起來，做一處坐的。一面令迎春擺上酒兒，兩個這屋裡吃酒。

且說潘金蓮到房中，使性子，没好氣。明知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，一徑(三四)因秋菊開的門遲了，進門(三五)就打兩個耳刮子，高聲罵道：『賊淫婦奴才！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？你做甚麼來摺兒？我且和你(三六)答話！』於是走到屋裡坐下，春梅走來磕頭遞茶。婦人問他：『賊奴才他在屋裡做甚麼來？』春梅道：『在院子裡坐着來。你叫了(三七)，我那等催他(三八)還不理。』婦人道：『我知道，他和我兩個毆業。黨太尉吃匾食——他也學人照樣兒行事，欺負我。』〔「綉像本評」尖嘴人常受此氣，余亦多坐此病。〕待要打他，又恐西門慶在那屋裡聽見，不言語，心中又氣。一面卸了濃粧，春梅與他搭了鋪，上牀就睡了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衙門中去了。婦人把秋菊教他頂着大塊柱石，跪在院子裡。跪的他梳了頭，教春梅扯了他褲子，拿大板子要打他。那春梅道：『好乾淨的奴才，教

賞了這小廝一個美差。

我扯褲子，倒沒的污濁了我的手！」走到前邊，旋叫了畫童兒小廝，扯去秋菊底衣。〔張評〕姐婦行徑矣。婦人打着他，罵道：「賊奴才淫婦，你從幾時就恁大來？別人興你，我卻不興你！」姐姐，你知我見的，將就膿着些兒罷了。平白撐着頭兒，逞甚麼強！姐姐，你休要倚着，我到明日，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！」一面罵着又打，打了大罵，打的秋菊殺豬也似叫。李瓶兒那邊纔起來，正看着奶子奶官哥兒〔三五〕，打發睡着了，又說醒了。明明白白，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鬟，罵的言語兒妨頭。聞一聲兒不言語，說的只把官哥兒耳朵握着，一面使綉春：「去對你五娘說，休打秋菊罷。哥兒纔吃了些奶，睡着了。」金蓮聽了，越發打的秋菊狠了，〔綉像本評〕這樣可恨。罵道：「賊奴才！你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？這等叫饒，我是恁性兒，你越叫，我越打！莫不爲你拉斷了路行人？人家打丫頭，也來看着你？好姐姐，對漢子說，把我別變了罷！」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，把兩隻手氣的冰冷〔三十一〕，忍氣吞聲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早晨茶水也沒吃，搜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。

指桑罵槐，一石二鳥，秋菊這邊吃苦，瓶兒那邊吃氣。

如果一學說，不知又會怎樣？

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，入房來看官哥兒，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，睡在炕上，問道：「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收拾？上房請你說話。你怎揉的眼恁紅紅的？」李瓶兒也不題金蓮那邊指罵之事，只說：「我心中不自在。」西門慶告說：「喬親家那裡，送你的生日禮來了：一匹尺頭，兩罈南酒，一盤壽桃，一盤壽麵，四樣嘎飯。」



結此娃娃親，實在與老西關係不大耶！

又是哥兒送節^(三)的兩盤元宵，四盤蜜食，四盤細菓，兩掛珠子吊燈，兩座羊皮屏風燈，兩匹大紅官段，一頂青段擦的金八吉祥帽兒，兩雙男鞋，六雙女鞋。咱家倒還沒往他那裡去，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來了。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。只他那裡使了個孔嫂兒，和喬通押了禮來。大妗子先來了，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，直到後日纔來。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，聽見和咱門做親，好不喜歡，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。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。』李瓶兒聽了，方慢慢起來梳頭，走到後邊，拜了大妗子。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裡待茶，禮物都擺明間內，都看了。一面打發回盒起身，與了孔嫂兒、喬通每人兩方手帕、五錢銀子，寫了回帖。又差人補請帖，送與喬太太去了。正是：但將鐘鼓悅私愛^(三)，好把犬羊爲國羞。有詩爲證：

西門濁富^(三)太驕矜，襁褓孩童結做親。

不獨資財如糞土，也應嗟歎後來人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【回後評】

這一回的大關目仍在官哥兒。『西門慶與喬大户結親』，是爲官哥兒與長姐結娃娃

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户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鬪氣

八四五